

请旨赐婚

我呆愣愣的看着太子走近，止步在我的面前，满面的风尘，浑身的仆仆，眼下深色的乌青比他爹还严重。

这黑眼圈儿还遗传得挺精髓，你也快勤贴贴黄瓜片吧你！

太子面色急切地看了看狗鹅子，沉凝着开口：「父皇怎么样了？」

他说话间还有些微的气喘，想必是骑了一整夜的马都未曾休息。

「睡下了。」我答道。

「病情如何？」太子又追问。

你说你这人，会不会聊天儿？

我能不知道你问的是病情吗？

我就是知道，我才不能直接回复，看狗鹅子这紧闭的眼，苍白的脸，昏睡的危险，我难道能睁眼瞎地跟你说挺好的？

但我也不能说他不大好，外面的刀斧还悬着没放下来，我说皇帝陛下不大好，我有几个脑袋够砍的。

你就不能找个专业人士问问？就比如齐院正，要砍也砍他的脑袋，别扯上我。

但好在太子也想到了这点，并未再为难我，只紧声问道：「你有没有事？我听到消息就赶了过来，生怕你.....」

你这消息还挺灵通。

但是灵通过头了知道吗！

我忍不住低声点拨他：「殿下这么快就到了，皇上醒了见到您，必会十分欣慰。」

我特意咬重了「快」这个字，他立刻反应过来，瞬间倒抽了一口凉气。

狗鹅子向来忌惮太子权势过大，以致时常敲打，再加上太子母妃是罪臣之女，无缘后位，因此太子的储君之位一直摇摇欲坠，他也素是谨慎装不会，玲珑懂进退，此时想见自己犯了大忌，脸上瞬间就没了血色。

其实我知道，他自小就孝心甚笃，若只他一人，千刀万剐都不怕，却一旦牵连他母妃，怕是万死难赎。

我看了狗鹅子一眼，压着声音对太子道：「想必是有那机灵内侍，见情势危急，才连夜赶至京都传递消息，殿下下一心记挂皇上，如此孝心，感人肺腑。」

意思就是你可长点心，快安排个「机灵内侍」挽挽尊吧！

太子愣了愣，立即连连称是，轻擦了擦额角的冷汗，心神定下来许多。

真吓着孩子了。

我舒缓一笑，轻言安慰：「殿下一路奔波，必是疲惫非常，尽可去歇息，这里有我看顾。」

「多谢你。」他将手轻搭在我的肩膀，面色诚挚地望着我，目光颇有些复杂，既有残留的惶急，又有些微的心悸，还有几分的欣赏和难以察觉的亲昵。

我聪明我知道，但你这么直白的崇拜可不太好，整的我都有点不放不开手脚。

不过我喜欢！

「殿下客气了。」我轻轻颌首，目送他深色披风微扬，转身离开。

待他出去，我静静地倚在床旁的脚踏上，虽然身体十分疲累，却再无困意，只脑子不知不觉地开始放空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睡梦中的狗鹅子突然大叫一声：「阿祥！」

谁叫我大名儿？好大的狗胆！

我愤怒地抬头看过去，他也正投眼望来，四目相交，他紧绷的神色才稍有和缓，似悬着的心终于落下，竟还对着我傻呵呵地

笑了一笑，又将我的手拉到他的心口，紧紧攥着了，才又安心地睡了过去。

竟然还有几分乖巧，让人有火都没处发，邪了门儿了！

我瞧着他病恹恹的脸色，难得没有了不可一世的神情，还有几分虚弱脆弱，让人好不习惯，真是活久见！

夜色静谧，烛火跳动，他惊梦中满脸的汗闪烁着莹莹光泽，我探手为他轻轻拭去，默默端详着他，脑子里不断闪过从前与他的相处的片段。

他六岁的时候，我就因夺嫡失败进了净心佛堂，当时为了保全他，我放弃了抚养，并尽力保持着距离。

后来的十年，虽然他每逢节日寿辰都来，我却几乎很少见他，直到他顺利继位。

我本就不是他生母，自开始便是利用居多，相处时日又少，对他的感情一向淡薄，但他却在登基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请我移居寿康宫，并且尊敬有加，实在是算得上情深义重。

所以我当太后那些年，可以说除了涉及面首变宠，他一直都待我很好，算得上千依百顺。

但我一直认为，他的孝顺是做给别人看的，毕竟天嬴以孝治国，所谓仁孝，不过是博得好名声的手段罢了。

可如今，我已没了他母亲的名分，他却依旧心心念念地记挂我，甚至中毒伤重时，只因梦到我被欺负，竟从昏迷中醒来护

佑我。

这事儿就.....挺扯的。

然而再扯也是事实，他对我真情实意，我却只想利用他争权夺利，就.....挺不是人的。

但我虽然日常不是人，可我还是比较崇尚公平交易，比较在意礼尚往来，所以在利用之余，我还得跟他进行点儿感情交流。

这事儿整的，还涉及了道德品质的范畴，要不我咋不乐意谈感情，谈感情伤权。

不过怎么说也是利大于弊，大不了就用我是他妈这事儿道德绑架他。

而且他还没法这么对我，毕竟只要我没道德，道德就绑架不了我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醒来的时候，在床上。

可我明明记得，昨晚我睡着的时候，在床下。

就算翻来滚去，也应该在床底，不应该在这里。

更别说我睡觉向来老实，睡相满分，绝无可能半夜爬床。

但这些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一睁眼，正对上的就是狗鹅子的脸，他大概是休息的不错，面色比昨天好了很多，此时正饶有兴趣地看着我。

我愣愣地眨了眨眼，反射性地探手摸他的额头，已经不烧了，是大好的征兆。

然后我就发现，刚才我的手是搭在他的腰间，我的腿也骑在他的身上，而我的脑袋，正枕着他的手臂。

我心头猛地一跳，唰地坐了起来，力道之大，内心之惊诧，差点用力过猛从床上翻下去。

狗鹅子的目色沉了沉，不耐道：「起来，你压到朕胳膊了。」

「我起来了。」

「起太慢。」

「胡说，我不能再快了！」

「你哪儿快？」

「我起得快！」怎么语气还有点小骄傲。

他大概没想到我会如此执着，喉间一梗，便有些恼羞成怒道：「你压到朕胳膊了。」

我：……！

我还没说你压到我头发了呢！

哦，头发盘着，没压到。

那好吧！

我瞟了一眼他不悦的神色，转身就要下去，他却伸手拉住了我：「再睡会。」

我：「啊？」

他：「嗯。」

我觉得天灵盖都要裂开了：「这.....不好吧，母子授受不亲。」

「谁要跟你授受！」他恼怒地皱着眉，满脸嫌弃，还有些不自然的微红：「朕去看折子。」

「哦。」我大松了一口气。

他却轻哼一声，问道：「很失望？」

「当然没有！」

我说得实话，还是标答，但是他又不高兴了，沉声斥道：「起开！」

起开就起开，我让到了一边，待他走了才躺了回去，但是很奇怪，明明眼睛困得睁不开，意识却很清醒，翻来覆去好半天，怎么都睡不着，索性就下了床。

我径自朝外间走去，才转过白玉石屏风，就见狗鹅子皱着眉转动右臂，肩背不大舒服的样子，我立刻停住了脚步。

这.....应该是被我压的，出去他会不会又迁怒我？

这一犹豫，轻妃已经进了帐子，跟狗鹅子行礼问安。

我连忙退回了屏风之后，屏息听着。

轻妃平素是最会揣摩圣意的，见狗鹅子一直动手臂，便立刻温柔似水地问询：「陛下，臣妾才习得了一套按摩指法，给您松快松快可好？」

要不说轻妃会来事儿，声音也好听，可得给他按舒服了，省得他等会儿又找我茬。

但是狗鹅子却漠声道：「出去。」

轻妃一怔，有些不甘心地轻唤：「陛下.....」

狗鹅子连眼皮都没抬：「朕的话不说第二遍。」

轻妃委屈，但又瑟瑟不敢再言，眼中含着泪退了出去。

我看着狗鹅子心情不大好，也不想触霉头，便也默默退了退，却听得外间一声冷沉沉的「过来。」

轻妃眼睛一亮，满脸喜色地转身，却听狗鹅子寒声道：「盛雪依，过来。」

说好的话不说第二遍呢！

我叹了口气，认命地走到他的身边，羡慕地看着轻妃的离开背影，想必她此时也在羡慕我，真是想的不来，来的不想，净整这岔劈事儿。

狗鹅子瞥了我一眼，吩咐道：「给朕捏肩。」

我立刻婉言推脱：「不了吧。」

他抬眸望过来，目色沉凝如水，一字一顿道：「给、朕、捏、肩。」

又说第二遍！

这人怎么这么不讲信用？

做皇帝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君无戏言，怎么到你身上，就啪啪打脸。

「我不会。」我再找理由。

「不会可以学。」

「学不会。」

他眼睛不悦地眯了眯，皱眉瞧我半晌，突然按着手臂道：「胳膊好麻，有人枕了整夜，一起床却不想负责。」

真能装。

还阴阳怪气的。

我无奈道：「确实不会，要不我先出去跟轻妃学学。」

我说着就想往外溜，却被他一把抓住：「就在这里学，朕不介意屈尊降贵给你练手。」

我介意！

于是我劝他：「这不合适，陛下龙尊圣体，万一我给按坏了.....」

他又假模假样地搭上了胳膊：「手好麻。」

你这.....你这两次都指的不是一个地方！

看他这样，是打定主意要讹我，我只好捏上了他的胳膊，却听他重重地「嘶」了一声，皱眉道：「手劲儿这么重，要疼死朕吗？」

我顿了顿，松松手指轻揉轻按，却听他又道：「力气这么小，是没吃饭吗？」

对啊！

没吃饭给你按摩还唧唧歪歪的，想想就气，我甩手就往外走，老娘不干了！

他急忙拉住我：「罢了罢了，朕忍你。」

我口气极冲：「不用你忍！」

「朕愿意忍。」他硬将我拽了回去，执着我的双手放到自己胳膊上：「你按吧，朕不说话。」

我心念一动，十指收紧，故意用了好大的力气又捏又掐，他痛得直呲牙，也生生忍着没再出声。

我心情瞬间好多了，手劲儿便轻了些。

过了半晌，承安传膳上来，狗鹅子将我的手拉下来：「吃饭。」

大漠孤烟直，干饭不能迟，我麻利地接过侍女眉朴递来的帕子净了手，拿起筷子才要伸到丝瓜海鲜汤里，看中的肉丸子就被狗鹅子给截胡了。

我愤怒地转头瞪他：「干嘛！」

他将丸子放进另一手的汤碗中，将它递了过来，面色淡然道：「一天多没吃东西，先暖胃。」

哦.....原来不是截胡。

这念头还没转完，他却又将碗里的丸子夹进了嘴里，还自得地点头：「好吃。」

我：.....！

我瞪着他：「有意思吗？」

他明显憋着笑：「非常有意思。」

我很想问他：你的脸呢？

但是我忍住了，我告诉自己这菜再好吃，他也就只能吃三口，剩下都是我的。

这更有意思。

喝过了汤，我不想理他，只安静地吃饭，他瞟了我好几眼，张了几次嘴，搭不上话的样子，只好也默默吃饭。

场面一时相当和谐，如果他后来不让我喂他的话，就更和谐了。

我虽然不乐意，但懒得跟他扯皮，拿过他的筷子，干脆利落地就开始喂他.....菜叶子。

他表示他想吃肉，我说菜叶子专治手麻手酸手不便，听话，给我吃！

于是一片又一片的菜叶子，一口又一口的没荤腥，接连不断地塞进了他嘴里，吃到最后他脸都绿了，跟菜叶子同出一辙的颜色，翠绿翠绿的。

我正喂得欢，太子来请安，顺便汇报查案成果。

狗鹅子看见太子还是有点惊讶的，也是有点不悦的，但显然更令他不悦的是他昏迷的原因：食物中毒。

这天底下最惜命的，狗鹅子敢称第二，就只有我敢称第一。

但他显然比我高位，也比我高危，所以饮食起居，自是仔细得不能再仔细，验毒试毒的流程，更是谨慎得不能再谨慎，如果食物中毒这话不是从太子的嘴里说出来，我是如何不会信的。

明显狗鹅子也不信，然而太子说御厨已经自首，承认是他一时疏忽，误用了相克的菜品，才致此大错，如今已畏罪自尽。

好一招偷梁换柱，李代桃僵，浪妃，我真是低估了你。

浪妃的祖上三代都是有名的厨子，她虽为女子不能继承祖业，却自小耳濡目染也有一手好厨艺，所以入宫之后，经常做些可口小食讨狗鹅子欢心，就比如昨天下午呈送的点心。

不过由于舟车劳顿，狗鹅子没有什么胃口，见我吃了，他才手欠地抢过去尝了尝，却觉得味道并不甚佳，吃了两口便没再动。

但显然浪妃极精通食理，即便入口不多，到了晚间遇上相克的食物，也发作的厉害，只是后来醒的也快。

当然这些都是我的推测，但我一般不会猜错，毕竟行为逻辑线过于完整。

然而我并没有证据，所以便没有多言。

狗鹅子却气坏了，发了好大的脾气，训斥太子办事不力，一定要彻查到底。

我见他气得掷了茶杯，索性出去给他备茶，主要还是不想听他骂人。

太子也是可怜，明明实非等闲，却总是委曲求全，还老被忌惮分权，跟我还有点同病相怜。

毕竟这世道，谁还没有个狗爹呢！

不过我爹已经死了，我亲自杀的，亲自补的刀，但太子不一样，他爹不杀他就不错了。

这么一想，更觉得他可怜了。

等我再回去，大老远就听见狗鹅子还在训责太子，隐隐传来「白日做梦」、「痴心妄想」、「滚回去反省」的斥骂声。

没过一会儿，太子就从皇帐里出来了，神色怏怏，脚步虚缓，像是霜打了的茄子，沮丧得不行。

按常理来说，这个时候，我应该走上前去，温言暖语，纾解宽慰，拉近距离，收拢人心。

但是我没有，因为我虽然智商不低，可我情商触底，并不会安慰人。

以我有限的经验，太子从小被骂到大，每每刚被狗鹅子训斥完，还是会努力地克制情绪，但是我一开口，他就会难过得哭出声来，搞得好像是我骂的他一样。

所以我不安慰他，就对他是最大的安慰。

可也不能放任他搁哪儿难过，毕竟他堵在路上，我也进不去帐子。

正当我在是让他不开心，还是让他更不开心之间反复横跳的时候，平昭郡主从另一方向聘聘婷婷地走了过去。

她与太子青梅竹马，自幼便倾心于他，前阵子狗鹅子定下盛雪依为太子妃，听说她病了好一阵子，清醒之后，再不复之前的骄纵跋扈，性情娴雅静了许多。

当然这些背景信息并没啥用，但不过她的背景很有用，因为她是宁国公的掌上明珠。

那个杀我的奴才，极可能是她幕后指派，暗中安排，毕竟整个宁国府，只有她曾和我有过指婚纠葛。

我隐在暗处静静听着，想探听点消息，但两人墨迹了半天，一句有用的没有，等得我都快睡着了，他俩才终于走了。

手里的茶已经凉了，我又去换了杯热的才端进帐子去。

狗鹅子还在看兵部的奏折，估计上面没写什么好消息，他面色阴凝，眉头深锁，见我进来，便沉声问道：「怎么去如此久？」

听着他这不太友好的语气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已经有了兼身出气筒的觉悟，真是躲得过太子，躲不过鹅子。

我慢慢走过去将茶盏放在桌案上：「茶泡坏了，又重沏了一杯。」

这个理由.....其实有点牵强，因为我泡坏茶水很正常，但泡这么久就不太正常，不过反正他就随意一问，我也随口一答，他

再随便一听，配合挺好。

他轻饮一口茶，状似漫不经心地问：「心绪如此不稳，是因为太子来了？」

一提到太子，我就又想到他刚刚面色隐忍、目中含泪的可怜样，便忍不住说道：「太子也大了，毕竟是储君，至少留些颜面，别动不动就申饬他。」

「哦？」他倏地扬了眸，锐利的眼锋扫过来：「朕倒不知，你何时与太子如此亲近，还为他说话。」

我不为他说话，难道为你说话？用不用再给你鼓鼓掌，夸夸你骂的好？

我斟酌着开口：「太子仁孝温厚，慧敏聪彻，是个好孩子……」

他冷嗤一声：「既然他千万般好，朕将你许配给他如何？」

啊？？

把你妈嫁给你儿子？

是我疯了还是你疯了？

他面无表情地淡声道：「太子刚才来求娶你，希望朕恩准你们的婚事。」

哦，原来是你儿子疯了！

但关我啥事儿？

你骂他归骂他，干嘛找我茬？

他幽深深的眼眸盯紧我：「你觉得朕该不该准？」

「当然不该！」我脱口而出。

这个世界是怎么了？

明明我才是反派，我才是变态，咋跟你们比起来却如此的纯洁无害，还有点菜。

狗鹅子表情未变，但我从他的目光中读出了几分愉悦的情绪，突然就想起了刚在太子被骂得狗血淋头的模样，合着这狗东西早有决断，还故意开口试探，真是狗他妈给狗开门，狗到家了！

正当我默默在心里问候他祖宗十八代，也就是我的祖宗十七代的时候，承安呈了一份军报上来，神色十分严肃：「陛下，北漠军情急报。」

我心里猛地一沉，突然有些不大好的预感。

北漠向来好战善战，天赢却素以仁孝治国，前任胜武帝秦桀阳善用兵法，再加雷战将军天赋异禀，也是费尽心机征伐多年，才削其实力、伤其根本，换来这二十余载的安稳太平。

但天赢培养强军良将的速度，显然赶不上北漠恢复的速度，近几年北漠频频挑衅，天赢只能尽力打退，却并无绝对制胜之

人，以致漠北气焰愈加嚣张。

果然狗鹅子打开折子一看，眉头便拧成了一个蝴蝶结，片刻，更是大怒，噔地摔了折子，恨得咬牙切齿：「鞑子亡我之心不死！」

我吓了一跳，不禁默默退了退，你生气归生气，可千万别迁怒我。

但是承安却看了看我，示意我劝劝狗鹅子。

你想劝你自己劝，为啥要扯上我？我才把自己摘出来，你又把我往火坑里推，还能不能做个人？

但显然他不想做人，他只想灭火，一直冲我使眼色。

我假装没看见，又往后缩了缩，没想到却被狗鹅子察觉了，他偏头瞧向我，我以为他要冲我，没想到他竟缓和了脸色，温声道：「吓到你了？」

我点了点头，确实有点骇人。

他拉着我的手轻轻摩挲，脸上没了怒色，却浮上深重的担忧，眉头的蝴蝶结又皱成了中国结：「今年北方大旱，南方水涝，绝不适合再行战事，可若不迎头痛击给他们个下马威，怕是要更加欺辱我朝百姓，骑到天赢头上来。」

「那.....打？」难是难了点儿，但事在人为，总也比不战而退强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：「将才凋零，无以委派。」

「那.....不打？」

他目色沉凝，思绪深重：「如今看来，只有朕御驾亲征，方可激励士气、振奋军心，亦可鼓舞百姓、安国抚民。」

他顿了顿，面上显露几丝憧憬：「朕曾想过，若朕不是皇帝，合该是个将军，强兵良马，上阵厮杀，战死沙场便是最后的归宿.....」

「不行！」我立时变了脸色，断然否决：「想都不要想！」

「不必担心。」他温和地笑了笑，将我的手握紧在掌心，缓缓摩挲：「皇兄也曾御驾亲征，气势如山压卵，胜利凯旋，朕自小受他抚育教诲，又有雷战将军多年指导，不会有问题的。」

「那能一样吗？秦桀阳在军营磨砺浸淫多少年？你在朝堂做主多少年？你跟他比，你、你就是个弟弟！」

「朕确实是他弟弟。」

我：.....！

行吧行吧！我也没了办法，我本不想显示出我对朝中局势了如指掌，但至此时刻，若真放他出去送命，我的后半辈子也就交代了。

于是我犹豫再三，终于还是开了口：「那个，或许可以考虑考虑.....宁国公的世子.....」

我小心地觑着他的神情，见他霎时沉了脸色，立刻又补上了一句：「我就是听说.....纯听说.....道听途说.....宁国公的世子少年可期，是良将之才。」

他却冷冷哼了一声，面容更加阴翳，咬着后槽牙说了一句：「宁国公.....」

我想点头说「对」，但是看这表情，好像哪里不太对。

狗鹅子神色凛冽，眸光寒凉如冰渊，续声道：「他竟敢栽赃陷害于你.....」

诶？这话题怎么突然变了？

但既然他提了，那我也就不得不说一句：「他没栽赃陷害，顶多是有些草率，定罪太快，但你中毒昏迷，对我这戴罪宫女，他确实是有问责处决权的，若是降罪，有违明君之道。」

他却道：「朕本就不是明君。」

啊这.....

「我的意思是，秋猎每年就一次，大家开开心心来，欢欢喜喜走，平平安安、完完整整的，多好。」

他冷哼一声：「秋猎之外还有冬猎，冬猎之余还有春猎，朕看他们就是野物猎多了，现在想猎人了。」

「不至于。」他直接给我怼词穷了，想挣个好名声怎么就这么难。

「你是朕的人，他都敢擅动，」狗鹅子目光冰冷，寒如沉潭，
「当朕死了吗？」

啊这.....你当时也跟死了差不多。

但这话我不敢说，只好劝他大局为重，打仗要紧，看在宁国公争气有个的儿子的份儿上，原谅一下他这不争气的老子。

「你.....」狗鹅子看我的眼神颇有些恨铁不成钢，憋屈恨道：
「难道要朕看你白受委屈？」

没白受，不止揪出三波幕后黑手，还实践了一下反间计，至少证明我《三十六计》没白读，而且名利场中，你死我活，各凭本事，再正常不过，弄不死我的，只会让我报复回去。

但是狗鹅子非说我委屈，那我就委屈委屈好了，反正也没啥坏处。

「要不.....你给我升个品阶？」我小心试探，欲将委屈变现：
「有品阶的宫人，即便是国公爷，也不能随意处置，所以.....」

你懂我意思？

他忽然莞尔，一副「朕就知道你不会白吃亏」的表情看着我，一开口，语气中竟带了几分宠溺：「说说看，你想要什么品阶？」

我.....肯定想要最高阶。

但好像有点儿过分。

我现在是御前尚仪，从三品，按理说得一级一级晋升，所以合该是正三品，但我有点小贪心，我想越级升晋，那才是实打实的盛宠，以后谁想动我，不得再掂量掂量？

狗鹅子见我纠结难决，豁然开口：「尽管说。」

「正二品？」我试探着问。

他倏地笑了，却并不立刻答应，只道：「可以考虑。」

「从二品也行！」我马上改口。

「朕考虑考虑。」他不松口。

「正三品！正三品总行了吧？」

「朕考虑。」

我瞬间郁闷了，升官无望，发财别想，权势落网，人生还有什么乐趣？

「不高兴了？」他俯首看我半晌，噗嗤笑了：「瞧瞧你这出息，就只想要小小的二品，不想要正一品？」

嗯？？？？

一品女官！

顶头的正一品女官！

独得恩宠的正一品女官！

我真是做梦都能笑出声来！

等等.....

本宫是当过太后的人，一品女官有啥好高兴，冷静冷静.....

冷静失败。

我兴高采烈地抬了头，眼中迸发出喜悦的精光：「真的？」

他微微笑着看我，却不说话，等到我有些心急地抓住他的胳膊摇了摇，他才点了头，叹息般道：「阿祥，朕能给的，朕都想给你。」

「足够了足够了！」我连声推脱，这已经是计划之外，不能晋升太快，否则死的也快。

他默默与我对视，笑容便渐渐散了，目光闪烁中，眼里影影绰绰，慢慢浮上一些我看不太懂的情绪。

我刚要开口，却突然被他拽进怀里紧紧搂住，勒得我都有些发疼，落在耳中的声色亦是掺了几分艰涩：「朕差点.....又失去你。」

我对这突如其来的温情有些无措，也不好挣脱，便抬手拍了拍他。

他继续涩声道：「若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朕永远无法原谅自己。」

我又拍了拍他。

「以后你必须一直在朕的视线里才行。」他又说。

这就有点过分了，你失去了你的拍拍！

「那.....轮休的时候呢？」我还要有自己的生活好吧。

他松开我，不容拒绝道：「无时无刻。」

那好吧，反正我也做不到，你也不会真计较，口头答应你罢了。

但是有个问题，我抬头看他，心头又浮现连日来的疑惑，他最近的眼神，总让我觉得有点熟悉，熟悉到了今天，我才想起来为什么这么熟悉。

这不就是秦桀阳当年看百里牧云的眼神吗？

当初就是靠这个眼神，我才看破了他们的奸情，啊不，爱情。

但我又觉得不太可能。

然而有些想法，一旦出现，就很难消散，于是我踌躇半晌，还是问道：「你.....很在意我？」

「是。」他坦率地点一点头。

哪一种在意？

刚浮现这个念头，我心跳就加快了起来，但是犹豫一番，脑子里百转千回，终是没开口捅破这层窗户纸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没必要。

却听他说道：「你难道，就不好奇是哪一种在意？」

「不、不了吧.....」我默默地往后退了退：「你也是大崽了，这么私人的问题，已经可以自己解决了。」

他却越前一步：「可朕想让你知道。」

不，你不想。

我张了张嘴，未及将这话讲出来，他就已身至眼前，高大的影子压覆在我身上，像是一座严丝合缝的牢笼，逼仄迫人，难以喘息。

我一步步向后退着，后腰突地抵在了桌案边，退无可退，而他面色无波，却眸光若海，暗藏沉渊，只待一开口，便将我卷入无尽漩涡。

他说：「朕对你，一如皇兄对仁圣德太后。」

即便我对他的回答有一定的预判，但真的亲耳听见，还是有种五雷轰顶、外焦里更焦的错觉。

我甚至希望这不是错觉。

我希望真的来个雷劈死我！

开玩笑开玩笑，还是活着最重要。

不过，这事儿我得消化一下。

不行，这事儿我消化不了。

不仅消化不了，心脏还有点遭不住。

我愣愣地眨了眨眼，组织了半天语言，唇齿动了几次，才最终从嗓子眼儿里挤出一句：「胜武帝与仁圣德太后母子情深，母慈子孝，堪为天下表率。」

他似笑非笑地挑一挑眉，像在嗤讽我的自欺欺人，一抬手捏住我的下巴，缓缓欺近，一双幽暗暗的眸子紧锁住我的眼：「朕爱你，男女之爱，够明白了吗？」

作为上届宫斗冠军，我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，当然这种也经历过，甚至还一手炒作过。

可我当初炒的是别人，如今锅扣到自己身上，我只觉得.....出来混总是要还的！

虽然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，并且还坏事做尽，我也知道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，但这种报应，是不是多少有一点过分了？

「我.....」我不敢置信地指指他，又指指我自己，已经开始语无伦次：「我是.....我不是.....我我我.....」

他淡然地接过我的话：「你是秦阿祥，不是盛雪依，朕知道。」

完了，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。

「等会，我理解一下……」我努力地转了转我那一片空白的脑子：「不行，我理解不了，天方夜谭，简直天方夜谭！」

他微微扬眉，语色平和：「哪里理解不了？朕帮你理解理解。」

你……你帮我理解？就是你造成了我的不理解！

他嗤笑一声，薄唇扬起近乎残忍的弧度：「是不理解朕是何时爱上你？还是不理解朕是如何爱你？亦或是不理解……朕怎样隐忍过这地狱般的许多年？！」

「你放肆！」我沉下脸来，疾言厉色地斥怒：「这是你该和母亲说话的吗？」

他「呵」地轻笑出声，似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一般，可眸中却毫无笑意，反而如刀投来：「你是我的母亲吗？」

我心头突突狂跳，嘴上却毫不迟疑：「本宫当然是。」

他微微眯眼，眸色危险地逼迫：「真的是吗？」

「是。」我毫不退让，目光笃然地与他对视：「若有哪个不长眼的在皇儿面前乱嚼舌根，合该拔了他的舌头，大罪论处。」

「朕最后问你一遍，」他再没了虚假的笑色，只寒凝凝地盯着我，眼底既浮着刺冷的冰屑，又似压着隐隐的沉怒，「你，是我的亲生母亲吗？」

「我是。」我依旧回答的斩钉截铁，这个时候，拼的就是心理素质，反正他没有证据，也不可能有证据。

「朕倒是低估了你的嘴硬。」他一把钳住我的下颌，缓而清晰地吐出了一个名字。

我一下愣住了：「那是谁？」

「朕的亲生母亲。」他咬牙切齿。

「你亲生母亲叫南宫翠花？」这名字可真一枝独秀。

「这不是重点！」他几乎气急败坏，又说了一个地点。

我闻言霎时如坠冰窟，亲眼看着他眸中的自己唰地白了脸色，唇瓣也因为过于惊诧而微微张开。

那正是我当年买双胞胎的地方，可这个世上除了我，不该再有第二个人知道。

我极力稳住心神，用力攥紧了手指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，刺出尖锐的痛感，终于在无穷无尽的震撼中划出几分清明，支撑着我佯装镇定地开口：「本宫不懂你在说什么。」

他几乎气急反笑：「阿祥，你可真是不乖。」

他微微停顿，低低在我耳边启声，一字一句如根根细针缓缓刺入耳膜：「朕问过陈院正，你压根不曾有孕过。」

他的话杀伤力太大，几乎一箭穿透我的心脏，再无回转余地。

在这一刻，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、怀疑人生、怀疑存在，具体思考的问题有很多：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从何处来？该往哪里去？

简单点来说就是：重新投胎往哪儿走？

我脑子里掠过了千万种理由，转过了无数种方法，然而却口不能言，身不能动，只能面容凝滞，两眼发直地与他四目相对，整个人都僵硬地如同一个风化在海边的雕塑，被奔涌起的一层又一层的惊涛骇浪，一遍又一遍地拍死在沙滩上。

他静静地与我对视，眸光闪烁，明明灭灭，良久，如古井无波的脸上忽地裂开一丝缝隙，倏地笑了出来，轻抬着我的下巴将我的嘴合上：「傻子。」

他的指尖滚烫，触在肌肤上炙如烙铁，灼得我猛吸一口气，仿佛从很深的噩梦中惊醒。

而那位噩梦之源，竟然和我说：「不是做梦。」

我宁愿是。

「在想什么？」他又开口，嗓音低醇，温柔蛊惑，像一张细密的网，将我死死缠在其中。

我呆呆地望着他，恍惚着开口：「可我是你母后啊？」

「你不是。」

「好，我不是。可我不是好人，你知道吧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我还阴险狡诈，心狠手辣，你也知道吧？」

他微微勾唇：「朕为君十余载，杀伐征战，威震四海，六岁时就杀了胞弟，你六岁的时候在干什么？」

呃.....在被我爹追着杀，那还是他比较厉害。

我又想了想：「可我长得也不怎么好看.....」

他深深地凝视我，仿佛看进了我的灵魂里：「福寿全太后美艳无双，名闻天下，哪里不好看？」

我急了：「问题就是我现在不是福寿全，我是盛雪依！」

他浑不在意地笑笑：「正好，最棘手的伦理问题也解决了。」

我几乎窒息：「为什么？」

我的费解已经达到了顶峰，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怎么会呢？

「朕也想问为什么？」他撇过视线，面上浮现几分难堪与怨恼，「你凉薄、冷漠、自私、无情，对朕不管不顾、不闻不

问，还争权夺利，敛财好色，贪生怕死，可朕爱你，朕他娘的就是爱你，朕毫无办法。」

他说前半句的时候，我还跟着点头，心想他不是对我的定位很清晰吗？待听到后半句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是对自己的定位不清晰。

变态竟然懂了爱，真是不配当变态，还吓到了我这个死变态。

本同是变态，相煎何太急？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